

碟碟不休

罗生门效应

■韩连庆

【例如，到底是谁刺杀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以美国政府的实力，想弄清楚这点事情其实很容易，但问题的关键是不想弄清楚，知道真相是否一定比不知道真相要好。】

我有位朋友在大学里当哲学老师，每次在上“哲学导论”之类的课程时，总是先给学生看一遍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由此导入对“真理的本质”之类的知识论问题的讨论。在电影中，被害的武士、武士的妻子、强盗多襄丸和旁观者樵夫对同一起杀人事件提供了四种完全不同的叙述，出于本能和常识，我们自然想知道到底哪一种叙述才是真的。像这样的案件最好由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来侦破，他的拿手好戏就是通过所有当事人对话，发现矛盾，确定凶手。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说，《罗生门》无疑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多襄丸说他是用长刀杀死武士的，武士的妻子说她是用短刀杀死丈夫的，而武士说他是用短刀自杀的，那么起码可以通过验尸来确定武士到底是怎么杀死的，从而澄清真相。所以，《罗生门》的主旨并不是讲一个侦探故事。从哲学上来讲，《罗生门》的重点并不是故事的内容，而是故事的形式。

理论家们在评论《罗生门》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电影提供了四种看待现实的主观视角，每种视角下的叙述都能自圆其说，但这些叙述又相互冲突。由此就出现了一个专门的用语 Rashomon Effect(“罗生门效应”)。这就触及到了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真相 / 真理是什么？”

【笔墨境界之高低，不仅决定着作品境界，也左右着艺术审美。】

人类文明史，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不断创制工具、发现与应用载体的历史。科学探索如此，文艺创作亦然。

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语境下，文艺创作面临不少挑战，最为突出的是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从认知与实践论观点看，找到上质量、攀高峰的“载体”与“工具”，并创制应用之，是获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以绘画艺术言，笔墨是绘画的基本元素，也是构成画面的核心要素。笔墨境界之高低，不仅决定着作品境界，也左右着艺术审美。

如何令笔墨进入清新、高格、纯净、融合、朴真与灵动？从笔墨的生成与演变发展中，似可寻出端倪。

从绘画艺术史观，笔墨发展演变迄今经历了线墨、意墨、泼墨几个阶段。线墨就是工描之墨，与求形状貌相牵；意墨就是意象之墨，与寄情寓意相契；泼墨就是抽象之墨，与挥洒心绪相和。“三墨”之后，或由“三墨”交互、融合、延伸出现的，是“三墨”合一。在承载艺术新象中，这种“三墨合一”之墨，突破既往笔墨诸法与技巧限制，追求笔墨浑朴天成之趣，呈现朴茂之境，表达朴拙之美，意为“朴墨”。最终笔墨将由泼墨、朴墨进入气墨，这是迄今可以预见的笔墨发展的最高形式。

按笔墨载象论，笔墨之变所带来的是艺术之象的改变，线墨所承载的是具象艺术，意墨所承载的是意象艺术，泼墨、朴墨所承载的分别是抽象艺术与真象艺术，那么，气墨所承载的就是灵象艺术。

气墨，是一种怎样的笔墨？

“气”之原字始自甲骨文，“气”为宇宙元气，亦为人之精气。“墨”从黑从土，仓颉会意造字，古来唯指黑色颜料。

气为天地人本之源，气之交感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墨为色相之本，呈万变之象。气墨，既为气墨合一，也为笔墨之态；既为笔墨演变发展的最高级阶段，亦呈现艺术大美的载体。总言之，从线墨到气墨，灵象可望“现身”，从具象到灵象，笔墨实现至精。

显然，气墨浸润诗性精神、天地情怀与宇宙境界。从墨象上说，与灵象艺术相融合；从墨态上看，如梦似幻、深邃玄妙，从具象到灵象，笔墨实现至精。从墨境上言，超越自然、功利、道德层面的经验审美，进入超验意义上的至高境界。换言之，气墨具有至精至纯、通天彻地、寂静天籁、灵动玄妙的仪态与品格，这些仪态与品格是独有的、唯一的，是笔与墨、天与人、技与艺等诸元素，均入“气”境而至天人合一的笔墨境界。

万物皆有三态，笔墨除各自的自然形态(固、液、气)外，在漫长的演变发展中，历代艺术先贤所创造的种种笔法、墨技，也为一态，因早已成“形”定“格”，为后人学步、研习之范，故在技术层面，可称技术状态。而上面所引物树洞陌的线墨、意墨、泼墨、朴墨、气墨，是以艺术之态承载艺术之象，可称艺术情态。笔墨的自然形态、技术状态与艺术情态在最高处汇合，形成天地人的蹊时空统一，或许就进入了气墨之境。

笔墨在其演变发展中，因政经、社科、哲学、人文、审美等种种因素影响、制约与合力作用，在时空、地域、幅员与呈现、构成、传承等方面或有异同甚至迥异，并呈时段性、渐进性、反复性与交融性，表现出传承与发展、往复与并置、交互与融合等现象与特征，探研性与创造性地呈现出多种形式的排列与组合。但从认知、审美上，从艺术文明之大势趋向上，前行担使命，目标是高峰、回头必倒退，停滞无未来。换言之，笔墨走向气墨，是艺术审美之期待，也是灵象艺术之“纠缠”，更是从艺者的使命担当。

如气化墨，方能载录承象，载体“盛”象论——绘画艺术是这样，其他艺术形式同样如此。

如气化墨 载灵承象

■田国英



【飞沿走笔

10 万 + 算成果，儿童写的诗呢？

■张田勘

【一首诗、一部交响乐、一幅画、一条数学公理、一个崭新的科学事实，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存在的意义。】

12月6日，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张东刚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网络文化成果不能算科研成果”时表示，无论是论文、著作、普及读物，还是发展报告、咨询成果、网络成果，任何成果，不管在哪发表，只要有正能量，对人有正面的促进、引领作用，都是好成果。评价应以内容为标准，不应以载体为标准。

这个回应如果代表的是教育部，说明有官方机构认可网上的10万+文章为成果，其要点在于，评价成果看内容不看载体。但是，对成果的认定还有一个重要标准，要有正面的促进、引领作用，也就是有用，或有意义。

以此为标准，可能难以衡量前些天网上广泛转发和传播的儿童(小学生)写的诗，这些诗早就突破了10万+，但是否有用，难以判断。即便如此，每位阅读到这些诗的人都有可能都会心一笑，甚至引人回味的思考。

一首《灯》的诗，要有多妙的想象和和体验，才会说：灯把黑夜 / 烫了一个洞！

一首《打仗》的诗写道：假如我 / 生活在战争的年代 / 别人冲在前线 / 我就只能在旁边 / 喊加油！

要有多新颖的视角才能表达出与田间所写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的异曲同工之精髓：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还有《鱼汤》：我对鱼说 / 来吧 / 来岸上吧 / 辞掉你水中的工作 / 在旅游中升华自我 / 告别那水中的污浊 / 让天空净化你的魂魄 / 鱼对我说 / 如果我信了你的心灵鸡汤 / 今晚我就会变成鱼汤！

要有多深刻的思辨和生活体验才能达到与庄

楚，知道真相是否一定比不知道真相要好。另一种立场则认为，根本没有真相，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表象，“真相”也就成了“表象”的“后现代”游戏。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认为，为了摆脱这两种立场的恶性循环，我们需要将关注的焦点从寻找唯一的“真相”转移到各种不同的叙述或者表象之间的对抗上来。换句话说，真相是存在的，但是真相所在的位置并不是“事物本身实际上所是的样子”，而是不同视角之间的裂缝(gap)，正是这一裂缝导致不同视角之间是不可通约的。

这种焦点的转移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例如，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中，“三体人”认为“想”就是用思维器官进行思维活动，“说”就是把思维的内容传达给同类，因此“想”和“说”是同义词。但在人类看来，这恰恰表明“想”和“说”不是同义词。“三体人”和人类在思维和交流方面差异并不大，唯一的区别是“三体人”的脑电波更强，能直接被同类接受，所以省去了交流器官。“三体人”的交流都是真实的，不可能有欺骗和撒谎，也不知道什么是计谋和伪装，更不可能进行复杂的战略思维。“三体人”认为人类的交流器官是一种进化的缺陷和劣势，是对人类无法产生更强脑电波的补偿，而他们直接显示思维是更有效率的交流方式。但是人类却认为，“三体人”所认为的缺陷和劣势恰恰是人类的长处和优势，从而使“三体人”无法识别人类的诡谲计谋。这也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著名论断：起初看似是障碍的东西，其实却是自身存在的积极条件。正是“想”与“说”、“说”与“做”、“知”与“行”之间的裂缝，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

爱乐者说

【在 18 世纪，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开了“作曲家自己写自己”的先例。】

音乐有各种样式。咏唱的，演奏的，独吟的，众和的，等等。这些样式皆在抒发情感或刻意意境。但，音乐也常像一个人一样，以音符叙说心曲。诸多样式之中最擅叙说的，莫过于“弦乐四重奏”了。

说到“弦乐”，法国作家斯丹达尔形象地把弦乐家族喻为四人对话：“第一小提琴像是一位中年的健谈人，他总找话题来维持着谈话。第二小提琴是第一小提琴的朋友，他竭力强调第一小提琴的话中机智，却很少表白自己；参加谈话时，只支持别人的意见而不提出自己的见解。大提琴是一位持重的人，有学问而好讲道理，他用简单而中肯的论断，支持第一小提琴的意见。至于中提琴，则是一位善良而有些饶舌的妇人，她讲不出重要的意见，但却经常插嘴。”

几近人声的弦乐四重演奏，多以叙说的语气，进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这人，往往就是作曲家自己。弦乐四重奏虽创作于作曲家人生的不同时段，却常用于他们的晚年时分。

18 世纪的贝多芬，一生致力于大型交响音乐的创造。九部交响曲犹若九大建筑，构筑了他的人生旅程。而立之年，他开始接触弦乐四重奏。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刚刚学会恰如其分地谱写四重奏。”这时，他已创作了交响曲、协奏曲等多部大型作品。他一生只写了 17 首弦乐四重奏，其中经典之作，多写在他失聪的晚年。那时，他封闭的心境中涌出了自省性的“个人叙说”的愿望。

在这几部四重奏中，贝多芬以深沉的声调、平和的絮语，或是激动的申言，叙说着自己的人生。不同于他鸿篇巨制的交响曲，在四把弦乐的 16 根琴弦上，不再有贝多芬式的恢弘气势和尖锐冲突，他只是用流动的语韵在说话，在作温暖的娓娓叙说。因此，有人谓之这是乐圣用音符在作人生的回忆。在 18 世纪，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开了“作曲家自己写自己”的先例。

到了 19 世纪，浪漫主义的音乐斑驳陆离。音乐展现了大千世界的丰富，文化秘境的深邃，以及个人情感的多彩。那种静态的深省的内心独白，特别是启用弦乐四重奏这个带有古典质朴色彩的音乐样式，却为数不多。

一位和贝多芬一样耳聩的捷克音乐家斯美塔那，在失聪的最后 8 年中，他写出了以“我的祖国”“我的生活”“我的家园”为题的三部经典之作。其中，最富个性的“我的生活”，就是《c 小调弦乐四重奏》。传记作家库

气象万千

可可西里的天气和动植物

■林之光

【可可西里的所有植物都必须在大约 100 天时间内匆匆完成从发芽、生长到开花、结籽甚至死亡的全过程。】

可可西里地区由于气候寒冷，最热月平均气温低于 10℃，因此不能生长树木甚至灌木，植被类型属于高寒草原，连草也长不高，20 厘米左右，形状也与低海拔地区草原不同，呈匍匐、垫状、丛生、或连座(有点像倒扣的碗盆或碟状)，叶面多缩小成刺，被毛，能够适应高寒、干燥、大风等极端气候。

可可西里地区草的覆盖度低，例如据西邻藏北高寒草原，仅 20% ~ 50%，每公顷产鲜草量仅 350 ~ 700 千克。由于高原低温，植物生长十分缓慢，一旦破坏很难恢复。不过，也正由于低温，草叶呼吸作用弱，有利于有机质的积累，蛋白质含量高，适合高原动物生存需要。

可可西里漫长冬季中大地枯黄、积雪，但到了春天，大部地区也会出现一片淡淡的新绿，才有“草色遥看近却无”那意思。到了夏天，草丛中更是百花盛开，紫紫嫣嫣，当地牧民称之为“五花草原”。尤其可可西里开花植物的花草，相对茎叶而言，都特大，这也是典型的高山花卉特征。高原上紫外线特别强烈，花瓣的颜色特别丰富，且花型奇特，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属于我国珍贵的优良观赏植物资源。不过，开花期迟，花期短。据多次去可可西里生物考察研究的徐爱春博士估计，7 月上半月是最佳观赏期。可可西里的所有植物都必须在大约 100 天时间内匆匆完成从发芽、生长到开花、结籽甚至死亡的全过程。

可可西里最典型的动物有藏羚羊、藏棕熊、藏野驴和藏野牛等。藏羚羊号称“高原精灵”，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是可可西里的象征。以藏羚羊为原型的卡通动物“迎迎”，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它也是世界范围内受严格保护和禁止贸易的物种。

藏羚羊最为独特的行为，是雌性藏羚羊每年都季节性千里远行，从周围地区到可可西里几个固定地产羔。世界上只有非洲大草原上的食草动物也有万头集群大迁徙的行为，但那是为了季节性地获取食物和水，与藏羚羊为了繁殖产羔的目的完全不一样。但是雌性藏羚羊没有这种迁徙行为。它有两只尖端略弯的尖长的长角，因此被称为“长角羊”；但从侧面看，两只长角可以完全重合，因此又奇怪地被称为“独角兽”。

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藏羚羊开始遭

尔特·霍诺尔卡写到，“这部自白性作品”，“在不同寻常的主题下展示了个人千丝万缕的情思，斯美塔那讲述了他个人的生活片段”；因为，坎坷的生活“常常使他比以前更爱回首往事”。

到了 20 世纪，从巴托克到肖斯塔科维奇，无一例外地在他们交响性戏剧性的“大作”之外，精致的弦乐四重奏就是他们的“音乐独白”和“音乐日记”，就是他们音乐的“个人叙说”。

斯蒂芬·瓦尔什在《巴托克室内乐》一书中指出：“他似乎是带着反思的精神写弦乐四重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音乐会演奏节目而写。”

肖斯塔科维奇一生创作了 15 部交响曲，几乎同步，他又写了 15 首弦乐四重奏。可以理解，交响曲是他对于社会与时代的思考和诤问，四重奏则是他对于自己人生的直白的叙说与自省。在他逝世前夕写作的《第 14 弦乐四重奏》，是“追怀逝去的欢乐”；而《第 15 弦乐四重奏》的七个乐章，有着“令人脊背发冷的戏剧性”，无疑，这是在“夹缝中生存的音乐家”整个一生的际遇的叙说。

■李近朱

弦乐四重奏的「个人叙说」

弦乐四重奏看似简单，事实上，这些作品却往往技巧很深。对于聆听者，那些“四重奏曲，也正是刚一接触时最难欣赏的”。因为，这种只服从于内心的音乐叙说，音调未必优美，结构未必规整，技巧未必简洁。于是，在作曲家那里，它们是“思想集中和冷酷严峻，拒绝了美或放纵情感”；在聆听者那里，则“如果有人坚持听音乐首先必须是悦耳动听，那他就无法欣赏或了解这些四重奏”了。

比起宏伟的交响音乐，弦乐四重奏显得纤巧。在音乐大潮中，它像涓涓细流，气势虽小，却可浸润到土壤的深处。四只乐器，形状由小而至大，音色由清而浓至雅。琴弦上流泻的音符，与其说是来自于手指，不如说是来自于心灵。犹若呢喃的人声低语，它叙说着一个人内心的隐情与私絮。

到大规模猎杀，主要是国外的盗猎者。据统计，在我国 1999 年开始大力打击盗猎分子之前，从 20 世纪 80 到 90 年代平均每年至少有 2 万只藏羚羊被猎杀。1998 年青海省林业厅公布，可可西里藏羚羊已经不足 2 万只了。

猖狂盗猎藏羚羊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一种妇女奢侈品披肩叫“沙图什”。最早是印度北部新娘嫁妆之一，后来作为时尚传入欧洲。“沙图什”源自波斯语“Shahtoosh”，意为“毛绒之王”。据说一条宽 1 米长、2 米的沙图什披肩仅重 100 克，但在欧美市场上甚至可以卖到 5 万美元，被称为“软黄金”。而织造一条沙图什需要 3 ~ 5 只藏羚羊的毛绒。所以，当可可西里每年被猎杀 2 万只藏羚羊之时，据报道只是印度 70% 的手工作坊都在开工织造沙图什之日。

据我的认识，这种“毛绒”，就是羊绒。因为藏羚羊形体类似山羊(但它属牛科，羊亚科)，因为它要躲避猎豹、狼等天敌的猎杀，必须身形修长，便于奔跑，不能生长像绵羊那么厚厚的体毛保暖，使体态臃肿。因此它不得不和山羊一样，在皮和毛之间生长一层既轻薄又保暖的羊绒。我国内蒙古占鄂尔多斯羊绒，号称“温暖全世界”。但是鄂尔多斯海拔仅千米，气候比可可西里暖得多。例如 1 月平均气温鄂尔多斯仅约 -10℃，比可可西里 -16℃ ~ -17℃要暖许多，藏羚羊的羊绒自然也应该比鄂尔多斯更轻更保暖。

为适应高原气候，除了需要生长保暖的毛绒等外，高原动物都具有特别强健的心肺功能，血液中有更多血红蛋白以携带带更多的氧气。尤其藏羚羊的鼻部特别宽阔，鼻腔两侧特别鼓胀，像两个圆形皮囊，能吸进和储存更多的氧气。

还有一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棕熊，也是濒危动物。它像一般熊一样，冬季进洞冬眠，一般 10 ~ 11 月进洞，直到来年 3 ~ 4 月醒来出洞。但是，科学家还称冬眠叫“冬睡”。因为冬睡中可以因巨大响声等干扰而醒来，醒来后便不再冬睡而出洞游荡觅食，容易因饥饿而进牧民家伤害人畜。这种事最近逐渐多发。藏棕熊在高原上，因为寒冷而缺乏足够的植物性果实，已逐渐变成主要是肉食的动物，主食鼠兔、旱獭等，饥饿时甚至对死亡动物也很感兴趣。因此有科学家告诫，万一高原上野外遇藏棕熊，不能再装死，以免遇险。

(本期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稿费事宜请与编辑联系)